

秦俊
著

越王勾践

春秋五霸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越王勾践

秦俊
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越王勾践/秦俊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2.5

ISBN 978-7-80765-656-2

I. ①越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01815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c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cbs.cn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8.75
字 数 278 000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四请范疯子	1
第 二 章	不打不相识	13
第 三 章	集体自杀	26
第 四 章	兵败会稽山	38
第 五 章	掌掴伯太宰	51
第 六 章	城下之盟	64
第 七 章	奇耻大辱	77
第 八 章	这一招绝极了	90
第 九 章	尝屎辨疾	103
第 十 章	卧薪尝胆	116
第 十 一 章	破吴七术	128
第 十 二 章	英雄有泪也要弹	140
第 十 三 章	岂止是坐怀不乱	153
第 十 四 章	几百年才出两个	168
第 十 五 章	嫉妒是一团毒火	181
第 十 六 章	她差点爱上夫差	193
第 十 七 章	南林剑女	206
第 十 八 章	真个儿天下无双	218
第 十 九 章	子贡救鲁	231
第 二 十 章	公孙圣圆梦	245
第 二 十 一 章	又一个螳螂捕蝉	258

第二十二章 何颜面见子胥 272

第二十三章 会盟舒州 284

尾 声 295

附:主要参考书目 297

第一章 四请范疯子

范俚回道：“立体养鱼嘛，就是把水分为三层，每一层养一种鱼。”

文种冲狗洞说道：“范蠡，我知道你是一个贤人，难道学狗叫迎接客人，这便是贤人的待客之道吗？”

邑吏喘息了一会儿，对文种说道：“文大人，您那箴尹做不成了。不只做不成了，大王还要流放您呢！”

宛邑^①宰文种刚审了一桩盗窃案，邑署^②里闯进来一位中年汉子，扑通朝他面前一跪，一连叩了三个响头说道：“文大人，您可要为民做主呀！”

文种打了一个哈欠，张目向来人望去。只见这汉子年纪三旬有余，身穿粗布麻衣，满脸鲜血。

文种轻声问道：“汝叫什么名字，家住哪里，有甚冤屈，可慢慢道来，本官为汝做主。”

中年汉子道：“小民叫范俚，家住宛邑南三户里^③，来宛邑卖鱼。鱼贩

① 邑：泛指一般城市，大者曰都，小者曰邑。楚国自楚文王始，每灭一国，便改国为邑。申、吕二国被楚灭后，照理应为申、吕二邑，楚庄王时，将二邑并为一邑——宛邑。邑之长官称宰。

② 署：办公的处所。

③ 里：古时居民聚居的地方，《毛诗古训传》曰，二十五家为里。

姜三硬说小民的鱼价太低，坏了他的生意，将小民毒打一顿，二百斤^①鲜鱼也被他全部抢走。”

文种怒道：“姜三如此可恶，邑卒们，速去拘姜三到署。”

邑卒遵命而行，约有两盏茶工夫，将一五大三粗的汉子带了进来。

文种将署案啪地一拍道：“姜三，汝可知罪？”

姜三双膝一屈，跪了下去：“大人，小民殴打范俚固然不对，但范俚有意来端小民的饭碗，有错在先，请大人为小民做主。”

文种皱着眉头说道：“他端你的饭碗？你以何为生？”

姜三道：“卖鱼为生。”

文种朝范俚一指道：“他也是卖鱼的，他怎么会端了你的饭碗？”

姜三道：“他故意压低鱼价。”

范俚分辩道：“我没有压低鱼价。我不只没有压低，我还偷偷地将鱼价往上提了三成多。”

姜三道：“你胡扯八道！”

范俚别着脖子还击道：“你才胡说八道呢！”

文种又将署案啪地一拍道：“不要吵了。”

他移目姜三问道：“一斤鱼的市价是多少？”

姜三道：“鱼不是按斤卖的。”

文种道：“按什么？”

姜三道：“五斤五斤地卖。”

文种道：“五斤鱼卖多少钱？”

姜三道：“一枚小银币。”

文种转脸向范俚问道：“五斤鱼你卖多少钱？”

范俚道：“小人不卖五斤。”

文种道：“你卖多少？”

范俚道：“十斤十斤地卖。”

文种道：“十斤鱼你卖多少钱？”

范俚道：“一枚小银币。”

文种面现不悦道：“你咋卖恁贱呢？”

① 斤：春秋战国时的一斤，相当于现在的0.34斤。

范俚道：“不贱，不贱。”

文种将署案啪地一拍道：“别人五斤鱼卖一枚钱，你十斤鱼才卖一枚钱，还算不贱吗？”

范俚道：“小人上路之时，二弟反复向小人交代，咱的鱼要低于市价，人家的五斤卖一枚银币，咱一枚银币给他十五斤。小人连声诺诺。及至来到宛邑之后，小人越想越是吃亏，但又不敢违了二弟之嘱，便来了一个折中，一枚银币十斤鱼。”

文种道：“你二弟是一个傻子？”

在范俚心中，二弟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，见邑宰如此损他的二弟，变脸失色道：“你才是一个傻子呢！”

当值邑卒见他对邑宰如此不敬，齐声喝道：“大胆！”

范俚忙叩首说道：“小人知罪，小人知罪！”

文种虽说受了抢白，并未发怒，和颜悦色问道：“你二弟既然不傻，为什么别人一枚银币只给五斤鱼，你二弟偏要给十五斤？”

范俚道：“俺的鱼是池塘养的。”

姜三插嘴道：“别人的鱼也有许多是池塘养的。”

范俚道：“他们是怎么养？他们会立体养鱼吗？”

他这一问，问得姜三大张着嘴巴不知如何回答。

他这一问，问得文种来了兴趣，含笑说道：“立体养鱼？这事新鲜，汝说一说，什么叫立体养鱼？”

范俚回道：“立体养鱼嘛，就是把水分成三层，每一层养一种鱼。而一般人呢，一个池塘，只养一种鱼，把其他两层的水给浪费了。故而，别人的一亩池塘若是收一斤鱼的话，俺家的池塘能收三斤。所以，别人的鱼，一枚银币五斤，俺家敢给他十五斤。”

文种轻轻颌首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请问，你家的池塘第一层养什么鱼？第二层养什么鱼？第三层又养什么鱼？”

范俚见邑宰大人如此和蔼，不再害怕，仰首回道：“第一层养鲢鱼，第二层养草鱼，第三层养鲤鱼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养？”

范俚回道：“鲢鱼喜欢吃漂浮物和藻类，自然放在第一层。草鱼食草，又喜欢在水的中层活动，中层有草，故而放在第二层。鲤鱼呢，喜欢

在水底活动，而草鱼的粪便又是它的美食，故而放在第三层。”

“噢——！”文种既感到新鲜，更感到惊奇，“汝家这种养鱼法是跟谁学的？”

“没跟人学，是我二弟自己鼓捣出来的，他还写了一本书，叫《养鱼经》。”

“你二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范蠡。”

“年庚几何？”

“二十有六。”

“他养了几年鱼？”

“三年。”

“养鱼之前，做什么营生？”

“游学。”

“游了几年？都去了什么地方？”

“游了九年。去过齐国、郑国、宋国、晋国、秦国、吴国，还有咱们的楚都郢。”范蠡扳着指头，一字一顿地回道。

“他都见了一些什么人？”文种紧追不舍道。

“他见过老子、孔子、鬼谷子、庄生、子贡……计……计倪，也叫计然。还有孙，孙武……唉，见的人太多了，小人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。”范蠡一边说，一边使劲拍打着自己的后脑勺。

范蠡所见过的这些人，都是当世赫赫有名的人物，除了庄生以外，文种一个也没有见过，不由对范蠡生出些许敬意来。爱屋及乌，对范蠡说道：“请站起来叙话。”

范蠡犹豫了一下，站了起来。

文种复又问道：“你二弟平日都看一些什么书？”

“《三坟五典》、《太公兵法》，还有，还有《孙子兵法》。”范蠡一边搔着头皮，一边回道。

“他会武功吗？”

“会。”

文种不复再问，面向姜三说道：“姜三，本官和范蠡的对话汝听到了吗？”

姜三毕恭毕敬地回道：“听到了。”

文种又道：“如此看来，他不是有意压低鱼价，更不是故意踹你的饭碗。请你把那二百斤鱼还给范俚。”

“遵命，小人遵命！”姜三一迭声回道。

“既然范俚不是有意压低鱼价，你就不应该打他。你得给他磕头赔罪……”

“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”姜三没等文种把话说完，便抢先回道。

“还得给范俚二十枚银币，让他养伤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文种将署案猛地一拍。

姜三忙叩首说道：“小人听老爷的，小人一切听老爷的。”

文种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移目范俚说道：“范俚，姜三虽说有些蛮横，却并非一个狗屁不通之人，他还要吃饭，他还要养家糊口。这样吧，我代他向你求个情，你那鱼也别卖十斤一枚银币了，按八斤一枚，有多少，全卖给姜三。不知你肯不肯给本官这个面子？”

“这……”范俚迟疑了一下回道：“好，小人听老爷的。”

文种移目姜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二百斤鲜鱼，你也不必退给范俚了，折成钱。折多少呢？二八十六，五八四十。姜三，你再给范俚二十五枚银币。”

姜三忙道：“好，好。”

等姜三赔过了礼，并付过银币之后，文种说道：“汝可以走了。”

姜三叩首而去。

直到姜三走出了邑署的大门，文种方又说道：“范俚，本官我只身来宛，身边缺少得力的帮手。请你回去转告你的二弟，让他明天来邑署一趟，跟着我干，我不会亏待他。”

范俚又惊又喜，忙跪下又叩了一首道：“多谢文大人。”说毕起身，兴冲冲地走出邑署。

文种等了一天，没见范蠡露面，又等了一天，还是没有等到。他坐不住了，第三天一大早，便命邑吏去鱼市上寻找范俚。邑吏还报曰：“没找到范俚。”

文种曰：“难道他这两天一直没来鱼市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……”文种略顿了一顿说道，“去，你去三户里一趟，把范蠡给我找来。”

邑吏遵命而行，不足三个时辰，便折了回来。向文种禀告道：“范蠡是一个狂人，不堪供大人驱使。”

文种道：“你见到范蠡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文种道：“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狂人？”

“听三户里的里长说的。”

文种道：“他怎么个狂法？”

“他从不与凡人搭话，头戴长冠，腰挎长剑，赤身露体。或狂奔于田野，或戏水于洧水^①，或仰息于树下，但更多的时间是在读书，读到动情之处，不是高声朗诵，便是纵情大笑，抑或是号啕大哭，抑或是拔剑起舞，旁若无人。里人给他送了两个绰号——‘狂人’、‘疯子’。”

文种微微一笑说道：“凡大才、大贤之人，在未曾遇到明主之时，往往是行为乖张、疯疯癫癫，姜太公^②、伍子胥便是明证也。姜太公用直钩钓鱼，钓来了周文王，才得以拜为丞相；伍子胥吹箫行乞，引来了吴王阖闾，才得以做了太师^③。范蠡如果真是一个疯子，还知道立体养鱼？还能写出《养鱼经》？子^④听我的，我的判断没错，范蠡绝不是一个疯子。今日有些晚了，明晨，子带上我的马车，再去三户里一趟，务要把范蠡请来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邑吏便坐着文种的马车去了三户里，直到金乌西坠，方才一脸愤怒地折了回来：“回禀大人，范蠡避而不见。”

文种笑微微地说道：“子辛苦了一天，早些回去歇息吧。至于范蠡嘛，我明天亲自去请他，看他何说！”

邑吏劝道：“如此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，大人何必要自降身份，屈驾

① 洧水：今河南省之白河。源于河南省嵩县境内伏牛山玉皇顶东麓，自西北向东南再转南流，途经宛邑，全长 329 公里。

② 姜太公：又名姜子牙，《封神演义》中的人物。又名吕尚。传说《太公兵法》为其所著。

③ 太师：西周始置，为三公之一。职掌教养监护太子或幼主，是辅助国君的执政大臣。春秋时楚、吴等国沿用。秦废，汉复置。

④ 子：古代对男子的尊称或美称。也泛指一般人。

相求呢？”

文种道：“周文王，堂堂一国之君，闻听姜太公贤，亲自去渭水河畔相请，甚而躬身为他拉车。我文种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邑宰，何来屈驾二字？”

邑吏欲待再劝，张了张嘴又合住了。

翌日，文种起了一个大早，率领着一班随从，浩浩荡荡地直奔三户里，由里长带路，七拐八拐，来到了范蠡的门前。却见大门紧闭，任里长如何叩门，无人应腔。

“难道他们一家出门了？”里长独说独念道。

一围观者立马说道：“没有，刚刚我还看到范俚去井边汲水。”

“这个范俚，太不像话了！”里长一边嘟囔，一边擂门，“咚咚咚，咚咚咚……”擂了足足三十下，院内不见一点儿动静，把里长给气坏了，抬脚欲朝门上踢去。

文种忙伸手拦道：“别，别踢，咱们绕着院墙走走。”

里长忙将脚收了回来，领着文种，顺着院墙缓步而行。来到狗洞时，忽见里边伸出一个蒙着黑布的人头，冲着文种“汪汪”乱叫。

里长大声喝道：“范蠡，文大人在此，不得无礼！”

他这一喝，那狗叫声不仅没有停止，反而更响了。

里长将脚一跺：“范蠡……”

文种一把将里长拽到一旁，满面含笑说道：“范蠡，我知道你是一个贤人，难道学狗叫迎接客人，这便是贤人的待客之道吗？”

回答他的是三声狗叫。

文种长叹一声：“好，愿意叫你就叫吧，我洗耳恭听。”

他这一说，范蠡慌忙将头缩了回去，再也不肯露面。

“折回去，继续叫门。”文种道。

由里长带路，一行人折回大门口。里长连喊带拍，那门终于开了，但只开了一条缝。范俚对着门缝说道：“文大人，实在对不起，俺二弟是个疯子，他也不愿意见客，您就饶了他吧。”说毕，咣的一声，关上了大门。

“你……”里长气得如同吹猪一般，一边擂门一边喊道，“范俚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把文大人拒之门外！开门，快开门！”

范俚不仅不给他开门，反扭身走掉了。

里长弯腰捡了一块半截砖，欲向门上砸去，被文种喝住。

文种轻叹一声，带着原班人马，返回宛邑。

文种走了，里长当然也要走，包括那些看热闹的村民。范蠡家门前又平静下来。

但院子里不平静，范偃指着范蠡，黑虎着脸说道：“不是哥说你，你已经二十六了，该懂事了。可你，你知道你这几年都干了些啥？十几岁便出去游学。游了八九年也没有游出一个名堂。这三年倒办了一件正事，学养鱼。既然养鱼，那就安心养吧，可你又说你的志向是治国平天下，整天抱着书简不放。你既然想当官，为什么不肯去宛邑面见文大人？不见也罢，文大人派人来请，你就该乖乖地随来人前去，你却避而不见。更恼人的是，文大人亲自来了，你学什么狗叫，又将人家拒之门外，是何道理？”

范蠡笑嘻嘻地问道：“大哥，你说完了吗？”

范偃瓮声瓮气地回道：“说完了。”

“说完了您消消气，听我说。不是小弟夸口，凭小弟的才学，不敢说赶得上姜太公和管仲^①，但也不会比他们差多少。姜太公有福，遇上了周文王。管仲也有福，遇上了齐桓公。小弟呢？一个也遇不上。遇不上怎么办呢？小弟就得自己去找。找谁呢？找文种！文种虽说没有周文王、齐桓公那么高的地位，但他是一个邑宰，一个大夫级的邑宰，在朝中有很高的威望。只要他赏识小弟了，他可以把小弟荐给楚王。可文种呢，本事极大，眼界极高，小弟如果自荐上门，他不一定看得起小弟。于是，小弟要您压低鱼价，挑起纠纷，引出文种。这第一步实现了，文种要您传话邀小弟去宛邑相见。既然邀小弟去见，连个请帖也不拿，太随便了，小弟能去吗？”

见范偃的脸色渐渐有所好转，范蠡继续说道：“第二次虽说遣了一个邑吏来，也拿着他的请帖，但那邑吏一进院门便大呼小叫，一副趾高气扬

^① 管仲：即管敬仲。春秋初政治家。名夷吾，字仲，颍水之滨人。由鲍叔牙推荐，被齐桓公任命为相国，尊称“仲父”。在他的辅佐下，齐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，致使齐桓公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，成为春秋时期中国的第一任霸主。

的样子,小弟能见他吗?”

“这倒也是。”范偃轻叹一声说道。

“第三次,文种倒是亲自来了,但小弟觉着他的心还是有些不成。”

“何以见得呢?”范偃问。

“管仲以罪人之身,去见齐桓公,齐桓公将其置于郊外公馆之中,并命太卜择一吉日,亲自出郊相迎。相迎之前,‘三浴而三褫^①’之。齐桓公身为一国之君,对于一个罪人,尚且如此礼遇,文种算老几,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邑宰而已,召之不成,才改为请。请呢?自己又不出面,直到吃了闭门羹之后,方才匆匆出马。小弟一是想挫一挫他的官威,二是想试一试他对小弟到底有几分真诚。”

范偃轻叹一声道:“你的想法不错,但就怕你这一挫,他不会来了。”

“他会来的。”范蠡信心十足地说道。

“何以见得?”

范蠡嘿嘿一笑说道:“这是小弟的感觉。请大哥放心,小弟的感觉不会错的。他不仅会来,还会在三天以后。”

“为什么?”范偃一脸困惑道。

“他要三浴三褫呀!”

到了第三天晚上,范蠡对兄嫂说道:“大哥、大嫂,文种明天就该来了。请大嫂为小弟准备一套干净的衣服,请大哥为小弟准备一坛好酒,还有下酒菜。”

范偃夫妇虽说将信将疑,但还是按照范蠡的吩咐分头行动。

翌日,一轮红日喷薄而出,村民刚刚丢下早饭的饭碗,文种来了。

文种这一次还是坐车来的,只带了一个书童,书童用竹竿挑了一只野鸡^②,跟在车后,跑得气喘吁吁。

距三户里尚有三里之地,文种便喝令停车,步行进村。书童紧随其后。

① 褫:为除灾去邪而举行的仪式。其方式,或举火,或熏香沐浴,或用牲血涂身。

② 野鸡:亦称雉。楚礼,客见主人,为了表示尊敬,皆带着贄。贄者,礼物也,也叫见面礼。大者玉帛,小者禽鸟。就是禽鸟,季节不同,用的禽鸟也就不同。夏季用鸟的干肉。用鸟的干肉,是为了防备腐臭。冬季则用野鸡。用野鸡,取其耿介之意。

他一边走一边暗自问着自己,我这一次会不会还吃闭门羹呀?

不会。

绝对不会。

之所以不会,是他看到了光明。范蠡家的大门不仅敞开着,门前还铺了一层新沙,文种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

他走了几步,复又站住,对书童说道:“你先行一步,报个信。”

书童颌首前行,站在院门口喊道:“范二先生在家吗?文大人前来造访。”

范偃在院中高声应道:“在。我二弟已在家中相候多时了。”

范蠡兄弟明明知道文种来了,竟然不出门拜迎,是不是有些失礼?

一点儿也不失礼。

楚礼,大官与小官相见,尊者与卑者相见,小官和卑者,不能拜迎于门外,因为拜迎是平辈的礼节。

等文种进得院门,范偃、范蠡忙一齐上前行礼,迎至堂上。文种东向坐,范蠡西向坐。范偃没有坐,独个儿跑到厨房忙活去了。

因为是相向而坐,文种把范蠡看得清清楚楚。但见他长着一副紫赭色的“国”字形脸庞,身材修长,两条浓黑的剑眉微微上挑。剑眉下,一双转动间精光四射的眸子,就像两池深不可测的秋水。

范蠡也在打量文种,但见他方脸大耳,隆准高额,宽嘴厚唇,目光如炬,眉宇间透出深谋睿智之气。

二人未曾交谈,单从相貌和举止上已互生好感。先由养鱼聊起,聊着聊着,聊到了天文地理和天下大势,又由天下大势聊到了名臣贤相、治国安邦。越聊越是投机,直到范偃三次相催,才勉强坐上了饭桌,边吃边聊。

“少伯^①,您随我去宛邑吧!我明天便上书大王,推荐您做宛邑宰。”文种诚恳地向范蠡发出了邀请。

范蠡调侃道:“小弟若是雀占了凤巢,您怎么办?您来代小弟养鱼?”

文种笑道:“您不必害怕。实话告诉贤弟,大王对愚兄另有重任相

^① 少伯^①:乃范蠡的字。古人不仅有名,且有字。如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:“姓李,名耳,字伯阳。”

委。”

范蠡双手抱拳道：“噢，子禽^①兄是要升官了。恭喜、恭喜！但不知大王要委您一个什么官？”

文种笑回道：“箴尹。”

“做箴尹好啊，风光无限。穿锦衣，驾驷马，穿梭于列国之间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还能观光游玩。”

“少伯弟的话只说对了一半。做箴尹风不风光，那要看你做的是哪一国的箴尹？做强国、霸主国的箴尹或行人^②确实风光，做小国、弱国的行人，不只不风光，还得看那些强国、霸主国的眼色行事。”

范蠡轻轻颌首，以表赞同。

“咱楚国是一个大国，文王、成王在世之时，威震列国。庄王在位之时，郢城之战，一举而霸天下。到了平王这一代，荒淫无道，公然霸占儿媳为妃，又杀大忠臣伍奢父子。伍奢次子伍子胥亡命吴国，十六年后，伍子胥率吴国之兵攻入郢都，掘平王之墓，鞭平王之尸。自此，我大楚国元气大伤，为列国所不齿。做这样一个国家的箴尹，实在不是一个好差使！”

范蠡劝道：“越不是一个好差使，咱才越要去做，这才显得咱与众不同，这才容易见大成效，立大功劳。”

文种颌首说道：“这倒也是。”

饭后，范蠡和文种同乘一车，来到宛邑。

安置好范蠡之后，文种来到书房，挑灯刻荐书一封，遣邑吏夤夜送往郢都。

第九天午夜，邑吏一脸沮丧地跑了回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：“文大人，大事不好！”

文种拍了拍他的肩膀道：“别急，慢慢说，慢慢说。”

邑吏喘息了一会儿说道：“文大人，您那箴尹做不成了。不只做不成了，大王还要流放您呢！”

“为甚？”

① 子禽：乃文种的字。

② 行人：也就是楚国的箴尹。《周礼》秋官的属官有大行人、小行人，掌朝覲聘问。春秋战国时，除楚国外，各国均置有行人，掌宾客之礼及出使等事。

“还不是为彭大少的案子。”

“这案子已经结了呀？”

“可人家说您把这个案子断反了，公报私仇。”

文种将书案啪地一拍道：“放屁！”

彭大少是宛邑一霸，其六世祖彭仲爽做过楚国的令尹，令尹就相当于列国的相国或宰相。彭仲爽是大楚国一个很有名的贤相。但到了彭大少这一代，欺男霸女，臭名远扬。彭大少已经拥有十二个妻妾，还要强占小木匠之妻何新梅为妻。小木匠不从，他便派恶奴将小木匠装入麻袋，沉入清水。何新梅一纸诉状将彭大少告到邑署，按照大楚国法律，杀人者死。但彭大少乃宛邑豪强，又有着士^①的身份，仅仅罚了三百两白银。当然，那几个杀人的恶奴，全都问了斩刑。这事已经过去半年多了，风平浪静，咋突然变成了公报私仇？

邑吏已经喘过气来，喝了一碗凉茶说道：“小木匠本是双胞胎，因家穷，一生下来便将他的弟弟送了人。这事不知怎的被彭大少知道了，经过半年的查访，终于把小木匠的弟弟找到了。这家伙长得和小木匠一模一样，甚而连说话的声音也一个样，就是不学好，整天泡赌场，欠了一屁股债。彭大少给他一百两银子，要他冒充小木匠，把他乐得嘴都合不住。于是，彭大少便上书廷理^②，说小木匠没有死，何新梅也不是小木匠的妻子，因为小木匠早已把她休掉了。一来廷理受了他的重贿，二来又有假小木匠作证，廷理便认定您把案断反了，公报私仇。于是上书大王，要将您流放巴蜀。”

“你这话是听谁说的？”

“庄生。”

庄生是宛邑人，又是楚国的名士，善观天象和占卜，楚昭王对他很尊重，出入王宫就像出入他家的厨房那么容易，从他那里得来的消息不会错。

文种朝邑吏摇了摇手：“你辛苦了，安歇去吧。”

① 士：商、西周、春秋时最低的贵族阶层。

② 廷理：楚国掌刑法的官。